

衍石齋記事續稟

衍石齋記事續彙卷二

嘉興錢儀吉新梧

昏問

道光十一年山東兩縣令約爲婚媾已爲前後政爭
官穀壻父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仇自縊死

詔旌其孝或謂女不死當離婚敢問

曰是生民之至窮而王政所加閔也夫親讐之復門不
反戈海外之避官爲和難春秋子沈子曰臣不討賊非
臣也子不復讐非子也今以媾媾孤女銜痛立庭乃使

纒笄而朝執笄而祝忘親事讐生理盡矣又告期請吉必稱先人此既辭窮於何成禮或謂昏儀壹與之齊終身不改又謂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又以先儒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是女也雖爲終身之哀亦將無所逃命不知女子無專制之行有三從之道當其未嫁不制於夫故喪服之制在室爲父齊衰三年未嫁夫死旣葬除服本無三年之恩非有貳斬之嫌也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若然終身不改施諸同牢也外其本親責之成婦也若乃妻之事夫猶子事

父臣事君也彼所天之失德必稟諫之是資誠怙過而弗從雖號泣而難絕抑所謂至親無去志在感動者與故趙阿自殞情疑於過中龐娥剗仇世稱其純孝是則夫惡之與親讐權其輕重又非等倫已案離婚之條前史多有昔在曹魏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夫黨見刑又有隨姓之戮時則有特聽離婚因而貸命者夫叛家告絕繫於其君讐家告離繫於其父平時則資敬是同臨難豈在心或異白虎通義嫁娶篇曰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紀亂之大者也義絕乃得去也唐律戶婚

章云諸凡義絕者離之又云諸違律爲婚當條稱離之
正之者雖會赦猶離之正之義絕者長孫無息等注謂
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姊妹
自相殺雖會赦皆爲義絕然則斷罪之文罪有當赦恩
義之絕絕不復還也且尋漢議唐律之文皆闕諸已嫁
况某令女猶在室誓不戴天若不離婚曷由教孝竊謂
某令之女以死成名無嫉評議後有此比有司治獄宜
請離婚

同作

番禺林柏桐

謹案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則不合矣父相攸而歸之婦人謂嫁曰歸內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若乃親傳刃于其父之腹而與其子偕老事仇爲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傳曰禮仇讐不交婚媼穀梁傳曰仇讐之人非所以接婚媼也夫魯仇齊而使主王姬歸齊之禮猶見惡于春秋況可事仇乎穀梁又曰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仇國不可與吾爲禮仇家顧可與吾爲婚乎其當離婚似無疑義謹對或曰許婚父命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父志也父

生而命之于父死而背之乎曰禮有常有變父命適人終身不改常也先婚後讐非父所逆料則變也推父之志必不許事仇推女之志且不共戴天傳曰不若于天者天絕之也不若于人者人絕之也婚媾而相殺不順已甚不絕何爲或曰禮婦人不貳斬故爲夫斬衰而爲父朞夫則重矣又可離乎曰女子在家從父既嫁而後從夫故在室之女爲父三年親迎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女未廟見而死則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爲處子者安得以既嫁例乎或曰

戕女父者婿父耳非婿也曷不念此乎曰父妻于魯
桓與聞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
善也則曷爲于其念母貶不與其念母也母與聞乎
弑不許其子念仇與成乎戕獨可使未成婦者念乎
或曰昏禮者千古公義也不事仇者私恩也無私恩
非孝無公義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
其可曰魯主王姬之婚周王命之而公羊所云以我
主書者其意在惡周然則有命之者猶未可公義不
謂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離婚安所受乎

曰魯莊公娶于齊夫人姜氏入穀梁傳曰入者內弗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于前其義不可受也又況以先人遺體嫁仇人子弟其何以辭于宗廟乎以此義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則雍糾之妻慶舍之女當離乎當死乎曰彼皆爲人婦也宜有補救之道焉善其道而兩全上也不得則死之無待離矣女則知有父而已仇讐非所願見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猶可改適乎曰婚未離則壻也婚既離則仇耳雖改適疑無嫌焉倘痛其父之非命而怨此

生之不辰不事仇亦不它適縞素以終身君子必深悼之以爲無惡于志也

又

嘉應吳蘭修

荅曰善哉女之所以自處也女之婚父所命也仇壻之父必不得壻仇之子議以離婚夫孰非之雖然再字非父命也抱終天之痛復改絃以適它族心滋戚矣計惟出於一死而後釋然而無憾善哉女之所以自處也昔雍糾欲殺祭仲也雍姬知之乃告其父而殺雍糾夫雍姬不言則殺其父言之則殺其夫夫既

殺矣卒未聞一死謝其夫於地下向使其父見殺亦將覩然處之乎嗚呼以雍姬之所遇例女子則女子可以無死以雍姬之所處例女子則女子之死誠不可及矣

又

南海曾 釗

荅曰離婚義也女自繆死仁也婚媾之禮成於親迎自納采至請期所以行禮而已死者人之所難也聖人制法不責人以難能况未成夫婦者乎鄉令女不死其黨執不事仇之義鳴於官而別許人人誰非之

然而女之聞更許人也思其故奚能愒然不忘夫妻未嘗牒合固不以動其心而父仇者終天之恨也迎者在門褰衣就道吾知其儼然不能終日矣微一死將何以順其變而安之邪法可不死非女之所計及也吾故曰離婚義也自繆死仁也仁至而義盡人當臨難時豈惟不可存一計利較害之見卽衡量道義亦烏保其不失本心哉如女者可謂求仁得仁也已

又

番禺馬福安

曰此人倫之變女處之使無憾于心雖聖人無以易

者也夫父母之讐不可與通婚媼固已然變鉅痛深
父已橫罹禍酷已僅離婚塞責君子不謂其事之非
義而先議其心之未仁女痛父仇不共戴我生之不
辰離而重婚是再辱也忍而偷生是含垢也故毅然
一決以死謝父其以死謝父何也已之父戕於己未
適之翁女之心以爲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故非
死則無以謝也然則女不死可乎曰女不死不嫁銜
哀茹痛以終其身夷齊箕子之義也奚不可然女必
出於死者以爲生而忍垢不如死而脫然無累於其

心是女之見義明而制義斷也鄭雍姬處雍糾祭仲
之事與女所遭相類雍姬亦惟有死以謝父而已矣
不死而較量其孰親豈不悖哉隋煬帝女南陽公主
適宇文士及士及兄化及弑逆公主爲尼士及請與
相見公主不許曰我與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
但謀逆之日察君不預知耳訶令速去其事亦相類
公主則不死不嫁銜哀茹痛以終其身者也二者各
行其是亦猶微箕比干之同爲仁爾然而女之死較
烈矣悲夫

又

番禺李能定

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此昏禮所
由重於萬世也然當其常則男女合遭其變則男女
睽若山東縣令女子一事則舍一死固無可以自處
者也當婿父之戕女父也說者謂兩令止約爲婚媾
耳男子尙未親迎也女子猶未于歸也攷諸禮六禮
具備婿始親迎婦至行合卺禮質明贊見於舅姑是
夫婦之禮成然後舅姑之名正焉故春秋左氏傳陳
鍼子譏鄭忽先配後祖後儒猶授禮以折之蓋未成

爲夫婦卽未成爲舅姑也以未成禮之舅而戕我在
室之父則非舅戕我父乃路人戕我父也禮曰父母
之讐不共戴天夫子曰寢苦枕干遇諸市朝不反兵
而鬥曰果爾是教之弑逆也夫女子之許人也壹與
之齊終身不改今雖百兩未返而它日君舅之名終
不可紊也是烏得直以路人等之且戕之者在舅而
不在壻舅有罪而壻無罪也然則上告天子下告方
伯殺人者死聽命於有司治其君舅之罪而無絕二
姓之好其可乎曰烏用是不祥之夫婦爲也夫忘父

母之讐而篤夫婦之好是尙得謂之人類乎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兄弟之間猶禦侮矧生我之愛爲人所戕而猶低首下心眈眈覲覲爲其子侍執巾櫛乎且舅果論死壻尙可以迎其婦乎昔楚成王滅息以息媯歸終身不言而生二子史傳羞之楚康王殺令尹子南而其子棄疾不忍事仇遂縊而死夫康王君也子南臣也以明君而誅一有罪之臣而其子且不忍事讐則夫婦之間可推而知矣曰此女不死離婚可乎曰可曰如壻何曰昔文姜弑桓而春秋書

孫齊去其姜氏左氏云絕不爲親禮也夫莊公之於
文姜母子也母弑其父而聖人猶許其子可以絕母
矧未成婚之舅而戕吾父獨不可以妻而絕其夫乎
蓋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嫁則天夫舍天合之父而不
顧而顧人合之夫母惑乎孝行日衰於天下而夫婦
之道亦未見其能久也君子其審所以處變矣

服問

浙人有生數月失父母爲它姓子長爲縣學生乃復
姓然其居猶所撫育之家也迎養父母終事焉已而
所撫育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宜何服敢問
曰其齊衰期乎其齊衰三年乎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
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
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
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
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

月也鄭君曰天不可二此以恩服耳賈疏謂子家無大功之內親繼父家亦無大功之內親繼父以財貨爲此子築宮廟使四時祭祀不絕三者皆具爲同居闕一爲異居子則謂經所言者非三事也蓋古之人重祭大功同財斯禮也下于庶人同財則其死而無後者於祭也宜耐故子有大功之親雖從母適人而其先人之祀可不絕也所適者有大功之親則繼父又不得私有其財以爲妻之前子築宮廟也是以經兩言無大功之親者明宮廟之所由築耳妻嫁子幼又無大功之親則祀其

絕矣授之宮廟而使之祀有父道焉故曰繼父雖祀而妻不敢與焉父之云者非由母生也故凡不同居不得有繼父者有曰不同居繼父者未流之失經無是言也昔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問於子思曰柰何不服子思曰禮不得也臣而去國君不歸其宗廟則爲之服寄公寓於是國而爲國服吾旣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故服繼父者其亦祭在衛之義與今某生於其撫育之母自有生數月以至於今恩篤厚矣又有其貨財使之養父母守祭祀比於同居繼父築宮之恩且無嫁

母之憾今使沒而不爲服不可也服而不及於期亦不可也是不卽於人心而薄於行也已或曰有由進焉爾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鄭君曰此謂大夫士之妾而子游問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孔子言君命又言魯昭公故鄭以爲國君是也然則慈母

不爲服者惟國君今某生士也其育於它姓也受父之命與否不可得知也雖然父有子數月而無能撫育之者有能撫育之者而請於其父其父命之必也以視子之無母而有妾無子者卽不命而妾猶宜慈之也卽不慈而猶有父在也其命爲母子也彼尙可已而此尤急是則某生之爲母子假未有父命謂與有命同可也且其居猶撫育之家也是且使常守其祭祀以傳無窮非特一時築宮廟而已恩以加隆疑斯從重雖爲之二三年其亦可夫若夫祭祀之禮如前賢四孤之論或賣或棄

而成於它人田瓊王朗之徒皆謂戴異姓而弗易祭所
生於門外是但知成我之恩而不悟天性之無絕也若
某生已還本宗自宜別築宮廟祀所撫育者善乎庾蔚
之之言曰神不歆非類謂舍己族而取它人之族爲後
者也若己族無所取而養它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
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子觀近代仕宦之
族多有承其先人撫育之姓禮官不斥其非神明亦蕃
其類高安朱文端論異姓爲後亦云苟所養之家無後
則世世祀之別室若某生者必有別子置以爲所撫之

後使常有祭祀庶幾無德不報而卽於人心也已

同作

林伯桐

謹案人之有生必資撫養若數月嬰兒失其父母雖有賢智無能自全有收之者鞠育願復推燥居溼恩斯勤斯是爲再造且資其教誨遂以成名因其室家得以迎養竭人之力伸己之情其與尋常爲人後者迥不同也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于不坐之條兩事皆漢董仲舒氏論斷疑獄俱見晉賀喬妻于氏所上表伸養繼生古也有志當爲之服宜攷禮文伏讀通禮自有本

條齊衰期年所宜遵守

齊衰不杖期一條云若三歲下遺棄子不知本宗卽從所

養家姓氏應考出仕者爲養父母之服同竝令輟考解任

抑人亦有言未名之子

死而不哭旣名之後哭而不服數月失去父母望絕矣匍匐呱呱恩移撫育矣且所生二老旣得終養所撫之家煢煢無人報生以死伊誰之責期服雖畢心喪三年禮順人情固莫之禁與謹對或曰齊衰期年禮也但子旣復姓卽非一家柰何曰禮許復姓不欲亂宗也而其應考固從所養之姓矣且古人不必復姓魏田瓊曰旣是必死之人它人收以養活衰妯長

養于衰便稱曰衰姓無常也云云又漢秦嘉早亡其妻徐淑養它姓爲子徐淑亡後子還所生朝廷通儒移會鄉邑錄所養子還繼秦氏

俱見通典

今安得藉口復

姓而降其服乎或曰爲人後者受命父母而往也此安所受乎曰宋庾蔚之有言不得存養其子豈不欲其子之活推父母之情豈不欲與人爲後如此則與父命後人亦何異云云然則昔人亦有定論矣或曰雖爲之服神不歆非類柰何日本有族人而取之它姓謂之非類今則不得已也庾蔚之曰若已族無所

取後而養它子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
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云云是則禮之變也或曰繼
父同居者視此何如曰繼父之志在妻不在子其子
之志在隨母不在繼父今則父母以爲其子子以爲
其父母其志如一非繼父所得同也然儀禮爲同居
繼父且齊衰杖朞喪服傳曰何以期也妻穉子幼與
之適人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
焉則繼父之道也今迎養父母于撫育之家視儀禮
所言有加多矣其服期何疑焉或曰其父母待於迎

養必無它子矣。謂可於所養心喪三年，得無少過乎？曰：此子既失其父母，無子久矣。苟無撫養者，子必填溝壑。父母安有迎養者乎？庾蔚之曰：唯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親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一家俱無後，則宜停所養家。魏王朗曰：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地，恩踰父母者也。以上所引各條，俱見杜氏通典。然則古人於此，皆欲從厚禮，以節情，不敢過也。若不爲心喪，則莫之禁而弗爲矣。

又

曾 釗

答曰齊衰期心喪三年傳曰繼父同居者齊衰期何以心喪三年也人之身父母生之師成之曲禮曰事師心喪三年漸人生數月失父母為它姓子非直繼父同居者之為子幼比也

疏云子幼一歲已上

長為縣學生乃

復姓迎養其父母是則飲食之教誨之皆撫育之家所為也鄉無撫育者則轉死溝壑已耳何以能為縣學生何以能迎養父母然則撫育之家其教誨之功不啻如師而飲食之之德不啻如慈母也傳曰慈

母如母喪之三年何以期也荀卿子曰至親以期斷
父母加隆焉三年浙人既復姓又迎養父母終事焉
則已有三年之喪矣又爲撫育之氏母三年是無別
也傳曰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貴終也浙人嘗尊
撫育者爲母矣齊衰期貴終之例也傳曰世母叔母
何以期以名服之也浙人爲撫育之氏母齊衰期亦
以名服之例也然則禫杖乎已嫁之繼母猶杖撫育
之母未復姓時儼然母也如何爲不禫杖繼父世母
叔母何以不杖繼父從母名之世母叔母從世父叔

父名之未嘗正父母之名也然則祔主於廟乎別築
宮於門外而世祭之記曰慈母不世祭此何以世祭
慈母父之妾也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姓而
祔於女君故不世祭撫育之家無祭主故謂之築宮
也記曰有功德於民者祀之撫育之氏母亦有功德
於浙人家者也築宮世祭禮也

又

馬福安

曰儀禮繼父同居者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釋
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又無大功

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
若是則繼父之道同居則服齊衰期浙人出懷數月
受養它姓爲之子後雖復姓猶居所養家迎養父母
終事非繼父同居之義乎宜以恩服齊衰期或曰慈
母如母浙人所撫育之母亦慈母類與曰不然浙人
父母存迎養終事則非如妾子之無母旣已復姓迎
養將致三年於所生何得復貳三年於所養然則浙
人不知其父母存沒或已沒可以爲所撫養三年乎
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復姓則專爲所養子安

得不報以父母如已知其姓而復姓則吾自有父母
卽無間存沒均不得致三年於所養也然則服期而
心喪三年可乎案齊衰杖期章父在爲母傳疏云父
在爲母杖期心喪三年以母喪本三年厭於父而情
不得伸也今爲所撫養服期情已伸矣不心喪可也
然則祭之乎曰築宮而世祭之報其德也且不忍所
養之無主後也然浙人生僅數月卽受撫養復爲迎
養父母於其家恩義甚重服已盡而情無窮則爲之
心喪亦賢者之所宜自盡也

又

李能定

受人之恩不可不報也而喪服之制則斷不容於或
紊蓼莪之詩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
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人子之所以報德罔極
者報以此也人子之所以喪服三年者喪以此也然
則大凡能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者其皆可以生我鞠我者一視之乎是又不然子夏
喪服記子爲父服斬衰三年父卒則爲母服齊衰三
年父在則爲母枵期古禮不以母竝父厭於尊也至

開元時不分父存沒子爲母仍齊衰三年至明會典
始通改爲斬衰繼母如母慈母有父命亦如母如未
得父命則服庶母慈已之服爲小功服至出爲人後
則服本生之服期年而爲所後之父母三年誠以名
分不容淆而喪服有定制也昔子游問於孔子曰喪
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
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魯昭公少喪其母
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
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

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夫慈母爲父之眾妾雖極劬勞鞠育而未得父之命則僅爲之小功而慈母之外概可知矣浙人生數月而失怙恃爲它姓撫養及長終事其本生之父母而撫養之氏母沒無子人曰當爲之服夫服制準諸先王不容或紊也撫養者之服未之有聞也無已而必欲爲之則檀弓記有云事師無犯無隱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夫子謂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若所撫養者慈母類耳與慈母類卽與師傅類是當心

喪三年若喪父母而無服

周易中說上

繫辭曰易之爲書也廣矣大矣二儀網緼萬彙變化胥
該乎易而余謂大要不出乎一中天下事無大小理無
深淺中則從不中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聖人
或明言或否皆以中斷之中有其位有其德俱得之上
也有一焉次也苟德與位皆失則剛雖似乾柔雖似坤
而兩不可訓一卦理之至純也而猶如是乎乾陽爻六
坤陰爻亦六然乾之大人惟二與五坤二曰无不利五
曰元吉此上下卦之中位而德能勝之言乎重卦之中

則乾三四一言乾乾一言或躍无悔象也坤含章及括
囊舉无戰形也蓋二五居中上下相等三四則不能齊
也故同爲中而有差次亦惟理或盡或不盡耳亢龍元
黃惟德位皆不得中而至於剛柔率以爲病而無所取
不然何凶悔之有或者曰信如斯言它卦二五豈俱元
吉邪三四俱无咎悔邪夫亦有有其位而無其德矣則
惟乾坤至純可以但言其位或者又曰乾坤信純矣則
何以亢且戰夫吾固曰但言其位也蓋惟卦德之純者
六爻皆德而位則不同何以覈其純也曰潛曰或躍斯

時之龍德非有損可知也曰飛龍在天又非有加乎潛之時又可知也故其不同者不在德而在位也不習无不利聖人懼後世不察坤之純德而居此位者率謂无不利故著其直方大敬內義外敬義固六二之本德也必敬義而後无不利則世之得位者其亦思所以勤德乎六五黃裳子服惠伯所言其理亦如是而已然而易之義非一爲道也屢遷而不可究亢戰則位固如是矣曰悔曰血此雖有卦德而辭則又據無德者而言誠使聖人處之兢兢於持盈居尊之道亢矣而守之以謙戰

矣而懷之以仁又何慮其悔且窮故曰有一焉而猶可
以處也蓋中之不能已也固如斯夫子思子中庸一書
其源蓋出於周易天命之謂性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同
乎言秉彝之無不正也率性之謂道成性存存道義之
門同乎言遵循之不可歧也學問寬仁聚之而辨而居
而行言修道之事此正君子之教也不成乎名謂夫慎
其獨也自強不息謂夫不可離也在田在天所以中和
无成有終所以位育蓋易言三才之道其實一也中庸
略二儀之功能而指其切近而仍不外乎天地之道自

日用飲食以致不覩不聞存愈密而化愈神極之貫光
洞泉曠遠廣博而無非中也庸也而調作易之理不在
是哉余故爲之記以俟世之鏡道者質焉

周易中說下

天下之事理之紛然而莫可窮盡也聖人必推其本焉
萬物之生生於天地故聖人作易首乾坤乾陽坤陰陰
陽和而萬物生是固然矣夫陰陽生萬物而亦必有其
所由生其所以生之而畸陰畸陽而陽或至於亢陰或
至於弱則萬物且失其和而不能生惟其有所由生故

陰陽爲本乎萬物太極爲本乎陰陽惟其無畸陰畸陽不至亢且弱不生萬物者則太極者豈非大中也哉孔子曰君子中庸又曰君子而時中天之心也仁之理也亦曰中而已矣且夫陰陽有其中中不可象故聖人象之以陰陽然而陰陽者二氣也氣則杳冥恍忽無形無聲不可以言故聖人又略陰陽之氣而言其理理舉而氣存焉理謂何健順而已矣然則健順者固陰陽之理之中乎吾讀乾卦見四德首元而知聖人之仁也夫陽之爲德難言矣不肖如桀紂毒很近陰而恣睢暴烈實

爲陽過之象過於陽而亾其國大剛則折不仁故也漢武帝宋神宗奮發踔厲一似有所作爲然而卒不底於治者不知乾元之德而不仁民也不仁故亾陽之本而失其所謂中以至於亾甯嬴之論陽處父也曰天爲剛德而不能堪旨哉理乎聖人知之故言陽但以健明之而繼之以仁視天下無閒於已也仁也陽之至也有所治而日日如是行之弗輟也健也亦陽之至也所謂至者止乎此而過此卽失所以爲中大學曰在止於至善天日行一度未嘗不及一度也而亦至乎一度而止使

且暮速之有一時之威迅而健且弗繼詩曰婉兮孌兮
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
退速詩曰冬之日夏之夜夫固不相及也夫仁人至公
知天地萬物之始而後能公故曰元漢元帝優游寡斷
婦人之慈謚以爲元揆且弗稱故曰失陽之中者恃私
其明或知徒惠而無自強國家危亾得陽之中在健與
元而處陰者又必順而無失其厚余觀僞陰符之言其
陰皆以逆未嘗愛人逆而飾愛未嘗忠國逆而飾忠故
曰死者生之根生者死之根夫反虛爲實以進爲退在

行軍固有之而於聖人之道則不然越之於吳貌服心
覬雖襲一時之利而終失其所以爲本故亾吳而亦隨
之且湯武仁人也爲法受惡順而行之故也使桀紂之
暴罪惡旣久諸侯必有誅之者然而民心所歸讓而後
居豈非謝後世之口實而湯武甯行之而不爲飾者誠
仁厚於民而急其難不得已也蓋順乎天命人心者其
陰固如此而說者多言湯武逆取順守豈知順之理哉
曹操不臣於漢目勤王以叛亂翦忠義若鯨鯢忍心害
理可謂薄矣夢寐乎明堂黃屋而終身一王卒不敢干

大位誠逆刺之以陰欺人而豈知非其本心哉故操莽
安禪讓之名湯武冒篡弒之行一順一逆本之所以存
亾也故曰失陰之中者爲很忍爲沈深而喪其天心故
曰健順爲陰陽之中而本之不可亾者此也夫陰陽有
其中太極先陰陽而定其所以中譬如將爲五丈之梁
二而得十丈之木不羸不縮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
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繼之曰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此卽中之說也
朝廷之上有政有刑政陽而刑陰高談文治建文且致

燕師專任苛法嬴政僅延二世至於一出入一語默一
燕飲賚予事事一太極事事一中而已矣天裂何也日
陽不足也地震日陰有餘也其變也爲旱爲水其常也
爲燠爲寒列子曰天地有中之最巨者誠然一草木
也樹不華冬而菌不至夕一鳥獸蠢蠢耳而貉踰汶水
而死鵲至和闐而惡記曰天有時地有氣物之秉者卽
爲物極然而物有太極亦中而已矣嗚呼天地男女萬
物之理無不本乎中聖人定之以可見而以陰陽明之
故易作而人皆知中堯之命舜也日允執厥中舜亦以

命禹以爲唐虞心法豈知古帝固有所授受哉洪範曰
皇建其有極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傳曰致中和天
地位焉萬物育焉楚棄疾不洩王言不得爲忠伊尹聖
人也而放其君故易有太極極之爲中豈妄也哉

與劉梅坪兵備書

望聞布臆數行度登記室卽日尊履清安政事順施咸
善想符所頌大田望澤孔殷此聞鄰近各縣報雨有三
四寸者而省垣猶未得透雨聞河北亦苦少雨不知近
日已賦甘澤之謠否曷勝系念前書以執事創建河朔
書院歲未及周士林嚮風成效已著中心佩服不自知
而形於言此非虛爲推奉而已誠以建國君民教學爲
先士者民之表也士習端則民志定而風俗可漸歸厚
執事之爲政得其本矣今適有懇求一事其爲之也捷

於轉圜而可以裨益教化有合於大君子樂育人材之盛心用敢爲執事陳之新鄉縣南門內舊有鄜南書院雍正初署令開封同知吳君元錦所置也乾隆初趙令開元更爲增築齋舍載於邑志甚詳儀吉先大父旣齋府君以乾隆辛卯來宰是邑後二年部選安慶同知以去去之日邑士民爲位於書院中如元城之頌東哲所謂願東長生者未幾先大父謝世邑民別築祠堂於距城二十里之趙邨春秋修其祀事而院中之位亦崇奉無改新鄉風俗淳厚以先人之嘗有遺愛於茲土久而

不忘也與儀吉家常通問訊曩者先父暨先伯父輩皆嘗至邑謁兩處祠宇儀吉通籍後亦來展謁其時院中已無師長而棟宇猶存時則己巳三月也及乙未來泮院生杜世銘魏關成其邑人也就儀吉問業尤親而兩生之祖若父皆老諸生先後渡河來見始知三十年來院屋盡圯邑士移奉先人神位於關忠義廟中至今固無恙而詩書絃誦之輟響則已久矣士之願學者囿於荒僻無所得師冥行槌墮悼歎靡窮而科名之獲亦遠不逮前時屢欲謀復之而未果其意以屬儀吉使爲盡

力儀吉至愚陋獨負性硜硜田自食不敢與聞官政
顧以大府昔者遠書見招委之下走者亦稍分有司教
士之任果於教士而有誼也亦欲罄所聞見以告當事
乃兩年以來竊見河北三郡禾麥半無螟螣聞作輶車
察事不絕於道民間既無蓋藏倉庫又所在懸關州縣
朝盈夕虛官私不給日懼司農之議其後用是逡巡不
敢有言且以善政之當爲而爲之復不易也或官與民
不相信未見興事之益先有擾民之誦或規摹不能經
久蓋有省撤褻稱部文優獎而事已中閣者我觀四方

往往有之此又儀吉所以依違遲久而未敢有所陳說者也本月廿一日邑老生杜來離至具言邑有閒田因案八官者可以復書院邑士數十人請於縣未之許也傳聞道路謂太守將以此田歲入補淇泉書院公費之闕或云將爲延津封邱浚渠費邑人惶惑懼失此際會此事遂廢來告儀吉求一言以達下情儀吉竊以今者諸賢爲政凡有興作多順民情必不以一邑之力供一郡之費以此邑之財爲彼邑之用也審矣此蓋胥吏豪猾造爲讐言目前沮敗善舉然後徐起圖之或稱某工

歲脩或稱孤貧口食卡房巡費或直以爲地荒不治瓜分豆剖移甲換乙乃可以潛享其利耳然使果如傳聞之言一經官斷之後邦人素明禮義必不敢懟官長而煩案牘而儀吉所以不能無言者則以先人過化之地念多士願學之誠其事方在力圖之而未有會今官中不出一帖民間不費一錢修廢舉隆天若相之又適值樂育英才如執事觀察斯土而儀吉又幸附交游之末用敢錄其事由條析奉聞誠望臺下察覈本案始末出一言以定其事俾此邦詩書弦誦廢之數十年復之一

日如此則河朔廓南一創一復俱爲善事貴屬他郡邑亦必有聞風興起者敏行俗美鄒魯之化可成豈不懿與先祖在官政績最著者調減礮地賦稅一事見於乾隆年前宰牛君映奎碑記今在趙邨祠堂中或謂書院嘗充拓講堂加給膏火但以爲位院中驗之宜有其事然年久無文可徵嘉慶某年間前宰王君燭曾據邑人之詞請祠名宦達於藩司未及咨覆其所舉事實亦不存今邑士僉言書院得復將以一室奉還舊時粟主此在當事之進止輿論之從違非儀吉所當與議惟以先

人嘗有愛於是邦也今將使之易椎魯而俊髦化棘矜
爲書策其君子明體達用多列於周行其小人型仁講
讓無捍於文綱神靈有知豈不快然於地下而儀吉之
歡忻鼓舞感誦盛德豈有涯哉河北土地瘠收租挈不
可過重若此十數頃之地全歸院中不更析爲它事則
經費沛然有餘此亦邑人之奢望而以劉晏造官船之
說推之必財用足而後善政可久度先生或亦有取於
斯言也舊屋已無一椽一瓦存者今春縣人趙珂等集
錢二百千將事修造計費猶不足此案若得速了本年

歲入或卽可充版築之用可否統惟裁定

與瓜爾佳中丞書

日昨旌旄發風日暄晴想卽渡河無阻翼日迅飈驟
作瞻望停雲遙深蘊結比想履祺時懋善政風從以爲
心頌河北民風椎魯易爲祈禳所惑自明以來叢神淫
祀猶未盡革茲者翰軒躬莅向來瀆亂不經之祠宇概
行徹毀足以正人心而熄邪說至三教竝列肇於元時
而明太祖以開創之主爲三教論竟以老聃釋迦與先
聖抗衡以至有明一代其君子旣援釋入儒其小人遂
以邪爲敎誘惑蔓延至今未已今得閣下主持正學凡

有三教堂一并徹去拔本塞源昭示遠邇尤足宣揚

聖教表正儒風迤聽之餘實深敬佩惟聞堂中有至聖先師遺象銷燬既有未便瘞埋亦似難安聞江南句容地方亦有此象現任張教諭欲移奉尊經閣下箸議一篇頗爲有見謹錄呈清覽以備采擇又聞百泉山中另有至聖廟亦可移奉彼處但係士林私祀非祀典所及似難入奏且聞彼處本有象設若竝奉一堂亦與古禮廟無二主之義不合似不若近移黌校地既清嚴而司鐸歲時謹視典守有人可以期諸久遠偶有芻見率臆

以陳諒高明自有定論無俟贅詞也院生課業如常選
賦現已動手鈔寫甚易惟欲諸生便於誦讀尙須稍加
箋注或年底可以竣事耳

與周穉圭同年書

前吳子晉來知兄省墓鄢陵適鴻雪嚴寒昨聞從者已
還省垣勞苦無恙否念念吾兄讀禮餘暇講求宗塋之
法族之未葬者以時舉襄甚善甚善承詢古族葬昭穆
以其班祔趙氏圖說外它書有可參攷否儀吉竊以一
區之地形勢有廣狹昆季有眾寡或星曜順逆或事勢
遷移若不能盡以昭穆限者退惟前賢著述鮮有論及
此者院中攜書不多無可詳覈寒家先世太尉廟塋五
世連壟頗依族葬之法今以趙圖證之如第一穴如淵

翁墓其耐者二世君靜三世景寅四世菊莊皆以昭穆如第二穴養素翁墓其耐者二世景行景訓兄弟分列左右不以昭穆而四世公美公節五世惟中又以昭穆又如如淵翁子二人長子君靜耐於右養素翁爲次子在如淵翁墓左亦不以昭穆又墓以西爲上與趙圖祖墓居中者不同諸耐者各從其考與趙圖諸孫不分何房所出者不同儀吉知識庸下未習於禮先世在明初耕且讀養素翁始列庠序是墓何代營建家譜未詳當日曾否博訪通儒預定規制年遠亦不可得知然自宣

德成化閒奠安窀穸至今四百餘年春秋時事後裔祇
肅以將未之有關自非有合于天理之正人情之安無
繇及此謹依寫墓圖竝注明族屬奉呈清覽以備采擇
至吾兄前日所言崇安公兄弟行從於祖考墓兆左右
竝列俱爲正穴今已松檟成行不欲於南更置新家使
前有所蔽今按之趙圖意正如此蓋趙圖不詳前後惟
有南北耳其言曰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
相去各九步然則昭穆自爲一列所謂自墓分心者昭
穆之墓耳所謂南北者左右之南北耳自不當在正墓

之前更置墓也又云東西不可預分蓋人數多寡難于前定然則閣下但當于墓道東西擴充地域以俟它日相其位之所宜體量行之可耳塗潦不克走談率陳臆見尙祈審定

訛謬不能不隨手更正如鄧攸傳舉灼然二器注一作
品不知灼然二品者乃九品中正中之名目阮瞻傳舉
灼然見司徒王戎問以老莊與聖人同異卽命碎之所
謂三語掾也此爲中正先舉司徒後碎明甚今本瞻傳
舉下增一止字曰舉止灼然遂不可解此傳器字誤當
爲品也南史阮長之傳郡田祿以芑種爲斷此前去官
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長之廉吏故以芑種前一日
解印綬宋書則謂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
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此大誤也當從南

史然沈約書卽李延壽所本此必校宋書者誤改耳梁書何遠下廷尉被勘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又云就立三七日不款南史作不受測下云就測立三七日不款此梁代訊囚之法也刑法志云立測者以土爲椽高一尺上圓劣容四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箸兩械及杻上椽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免死此亦南史是而梁書誤也足下於諸傳或取南史或取宋梁書今則盡錄南史以諸書補其未備蓋諸傳無甚同異不足爲去

取似此稍易畫一耳未知有當否宋書有王歆之傳目錄中亦有之今攷其文實無此傳蓋史臣所錄自王鎮之至江秉之僅六人以其少也因附記宋代諸吏爲上下所稱譽者若而人列于傳末首列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李元德等五人次長沙王義欣上言申季歷一人次元嘉詔褒郭啟元一人又次錄其所聞傳僧祐等三人潘詞父子二人蓋皆在元嘉之世又次世祖朝陸德眞太宗朝王悅凡十四人皆遺其事而存其名王歆之者因其上言之次略記其家世歷官耳非傳也校史者

但見王歆之字叔道諸語卽以爲歆之傳矣目錄亦必
不出休文手今亦刪去并祈鑒定北朝諸史此間惟有
隋書一冊尊處所鈔北史及魏周北齊書遇便付下擬
先看定南北朝餘俟續閱以副尊指

又

謝生攜去一函計日內可達手書適至誦悉政祺清鬯
爲慰履冰四章目前固不必有所指而扶陽抑陰此中
包孕幾許易理在一部廿一史正可從此說起敬服敬
服太昊陵下欲攷古諸侯及諸臣姓名擬列祀典抗懷

千古甚盛心也然伏羲六佐僅見緯書若偽三墳飛龍氏諸人更不足據此正太史公所謂其言不雅馴者也而歷代人臣配饗本於尙書盤庚商頌長發皆在廟中而不及陵劉向曰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邛壘皆小墓具甚微又云殷湯無葬處故古不墓祭孔子荅宰我問鬼神之義而曰骨肉爲野土其氣爲昭明蓋惟聖人能通乎幽明之故爲祭祀之禮惟事神明不在體魄至漢以來乃以後代墓祭之禮禮之然亦不過復除陵戶以供灑掃歲時奉祠而已禮有以質爲貴者此類是也

何爲取荒遠之迹營非時之舉且爲侈大之觀若此哉
前政之爲此者以爲美名耳而下走兩年以來頗聞怨
謗蓋民之患貧久矣土不加闢而生齒日增吏不皆廉
而蓋藏彌竭無恆產而有恆心者今之士且不能況庶
民乎獄訟所以繇邪說所以興皆由於此昔人爲政惟
教養二事今日則養尤先教興築之事勤民傷財非不
得已不可輕舉足下權篆數月耳此事始末以不著一
字爲善恃愛直言想不爲怪也吹臺修復二祠新建三
祠足下此舉因時合宜在官所費無多而祀典可以垂

遠此豈可已不已輕用民力者比邪承示欲籌歲修等
費庶幾維持永久當謹志之遇便達諸樞主也前曾見
足下詳文論此事緣起明淨愜當乞屬鈔胥錄一副本
見寄爲望貴屬首邑及太康間被水患中丞頗惓惓念
之顧端文公云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
生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中丞志在生民
前信所以云云者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如委員意在
諱飾或民受其困不妨直示情形當爲轉達耳北史魏
周隋書循吏傳均已讀訖稍爲刪繁如前例此內王伽

一人兄已刪去又如明亮爭一軍號之清濁累數百言而實政無聞杜纂乃至以郡降賊亦忝循良之目此皆必當刊除者又如竇瑗爲爾朱世隆鷹犬銜命廢立樊叔略宇文舊臣乃爲隋文拒尉遲迴義師皆失臣子之節傳中尙有它事今且存之仍俟裁定原書四冊竝目錄一冊均託芸西帶呈乞檢存

又

屬閱前史循吏傳以舊唐書尙未鈔錄是以先從事於宋宋史繇蕪昔人所譏今讀此傳乃至無南渡後一人

雖欲求其繇蕪且不可得噫何其陋也錢氏南宋書之
補錄必不可少東都事略在脫脫修史之前亦當采取
今併看出此中去取大槩與尊見合符別寫目錄數紙
再請審定可耳許遵傳中登州阿云之獄滅等之議司
馬溫公富鄭公皆以爲非獨荆公主之耳足下片言折
獄正與前賢闇合可見公理公心千古如一日也攷史
此阿云者於母服中嫁韋惡韋寢陋謀殺不死而許遵
乃以違律爲婚奏裁貸死宋律謀殺傷人者絞夫母服違律嫁娶
各有應科之罪而夫婦之倫不能因此而有易此甚易

明也至溫公諸賢議駁已在阿云貸死之後不更言夫婦大倫但爭謀殺之不得以自首免所因之罪此亦人情天理至易明也而荆公則以謀與殺分爲二事謂謀卽所因之罪許其首免舞文巧辨脅持上下神宗偏聽而主其議自後諸州大辟小有疑慮卽以奏裁多得貸死於是強盜情理無可愍者皆免至溫公入相始正其失於是詔下諸州自今鞫訊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竝令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許用例破條蓋溫公改安石之法此亦一大事也而其端實發於許遵之曲說自應

斥去之以爲有司析律貳端深淺不平者戒臘雪甚快
賤恙稍減可以觀書然畏寒不敢出游讌之樂未能追
陪亮之爲幸

又

昨奉手書竝兩唐書循吏傳各一冊屬以校勘回憶前
秋黃流粹至蒼黃避走之際奉繳此冊正不知此後作
何景象今則安坐一室中丹鉛左右重加商榷快幸奚
如此傳中所定去留大筆批示者鄙意俱以爲至當不
易惟崔隱甫爲御史大夫輕改憲司故事督責御史等

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便列上其罪此是藉勢怙權不足爲直卽如近時御史各任職決事豈有諮稟臺長而後行者果有之則於臺長爲侵官於御史亦爲媚上唐代監察御史每有奉詔讞獄或稽覈財用勘察外事此其是非利害皆不可奉御史大夫意旨爲之而稍忤卽劾其罪此尙可爲訓乎其劾張說似可取而同爲奏者李林甫宇文融也是直爲林甫黨耳此外又無它善政此似可刪又王方翼傳誅大姓皇甫氏或謂近於漢書酷吏傳所載者鄙意卻不同強宗悍族以眾凌

寡爲患鄉里前史多有之故長吏能懲治豪猾抑強護弱本傳皆以爲美談若義縱治河內其豪穰氏禍至族滅王溫舒捕豪猾相連坐千餘家此則不得不謂之酷吏耳朱子任南康時與呂東萊書謂今時仕宦之人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略加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可見權豪與吏胥俱爲民病去其害焉此良牧也正如田仁會之徙女巫執事以爲能惡人乃能愛人此正相類其下文又有盜賊止息語可見誅所當誅有利於民此傳之不刪以此其他有所見俱於

各篇內標識統惟裁定前言強循本非列傳今已刪去
大快然舊史目錄竟列其名監本相承數百年不覺其
誤可見校書之難菊邨開示兩漢傳中疑字已注明單
內弟先有荅菊邨書並封送茲又與以小札乞閱後再
爲寄去臆見如此不知高明以爲何如闡中示諸生之
作有真情有真氣琅然金石之音令人三復不厭諸童
子和詩大段皆好朱棠其翹楚也鄭孝元張棟亦自不
凡各文字俱送回乞察收

荅汪孟慈書

屢荷手書以栗恭勤行狀事實宜詳體例宜慎再三相屬倦倦古誼令人欽挹無已此事在八月中栗世兄以所撰狀相質其事實雖不能如尊論

上諭奏疏悉當臚載之詳然亦略備十五如去夏甄工一奏恭勤嘔心爲之者亦已列入自縣令至監司亦皆有事畱案頭十日稍爲刪潤付還不能有增益也喪還求爲墓誌以同譜不得辭其狀仍攜去云寄京刻成然後分送弟近日心力日短夜常不寐它日祇能就狀點

定而已埋幽之文語尙體要充公子瞻動輒千餘言已
非古法況下此者乎今爲之大約亦不能不干言尙不
若爲狀爲傳之可以無所不詳竊以古來名公皆有別
傳漢魏南北朝傳者數百亭林云非史官不可立傳者
隘也先生深於文章之事斯人不朽之託當在執事幸
早成之幼懷自早秋一見至今所譔未寓目暇當往索
觀承示心虛易汗百凡珍衛前勸執事無爲易筋經所
惑近已止不行否養生養德祇在尋常日用閒心安身
安而已好奇欲速必有流弊先生以爲然否菊邨中副

車來省謁師來信一一付之今已返鄆鄆人往來省中者甚少若有要函直寄鄆交何棣士明府必到何與菊邨雅相善也謹此奉覆